

#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漆器 整理与研究

卢一

黄凤春

(北京 100006)

(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至少有 63 座墓葬发现了漆器或漆器残片,许多漆器的器形、纹样可辨。经过科学发掘和整理,可以确认的器类主要有圆盘、豆、禁、觚(及棒形器)、杯、盾、弓、铜漆木复合壶等。叶家山墓地出土漆器,是近年来西周漆器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为研究西周时期漆器的形制、功能、器用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关键词:**叶家山墓地;漆器;纹样;形制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24)01-0050-10

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经济开发区浙河镇蒋寨村八组,南距西花园及庙台子遗址约1公里。墓地自2010年底发现后,于2011年、2013年进行了两次发掘,迄今已陆续公布了数座重要墓葬的材料<sup>[1]</sup>,为学界讨论叶家山墓地的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叶家山墓地已发掘的142座墓葬中(含2014年在整治叶家山墓地时发掘的2座),至少63座墓内发现有明确的漆器痕迹或漆皮残片,其中许多保存较好,纹样清晰,器形可辨,部分漆器甚至保存了基本完整的形制、纹样,在以往西周墓葬发掘中极少见。叶家山墓地出土的漆器,是近年来有关西周漆器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现将漆器发掘清理及初步整理情况介绍如下<sup>[2]</sup>。

## 一、出土漆器的记录与发掘

叶家山西周墓葬中发现的漆器,木质(少量可能为竹质)胎体皆已腐朽无存,多数漆器仅保留有漆痕,大致可辨认器形,但器物的具

体形制、细部纹样皆保存较差,无法进一步清理,针对这类漆器,我们仅在田野发掘现场简单清理后,进行详细的文字记录、绘图和拍照。而十分难得的是,在叶家山墓地中还发现有多件漆器,保存状况较好,漆膜(漆皮)保存较完整,不仅形制可辨,纹饰亦清晰可见。由于残存的痕迹与漆皮完全依托于土质之上,非常脆弱,在田野现场条件下很难进行充分的清理。针对这类漆器,我们采取现场加固及整体提取文物方法,将单件(或成组)漆器整体套箱后,运往室内进行清理。

对漆器进行室内清理时,主要以自行加工的竹木片为工具,进行剔剥。由于漆器外侧的填土经过夯打,土质较致密,而漆器内部的土则较为疏松,因此,在剔剥漆器外的土层时,需要注意剔剥的强度。利用竹木薄片弹性好、韧性佳的特点,在剔漆器的过程中,通过控制力度,漆器表面覆盖的泥土与漆器可以较好的自然分离,基本保证了漆膜(漆皮)的完整性以及色彩、纹饰的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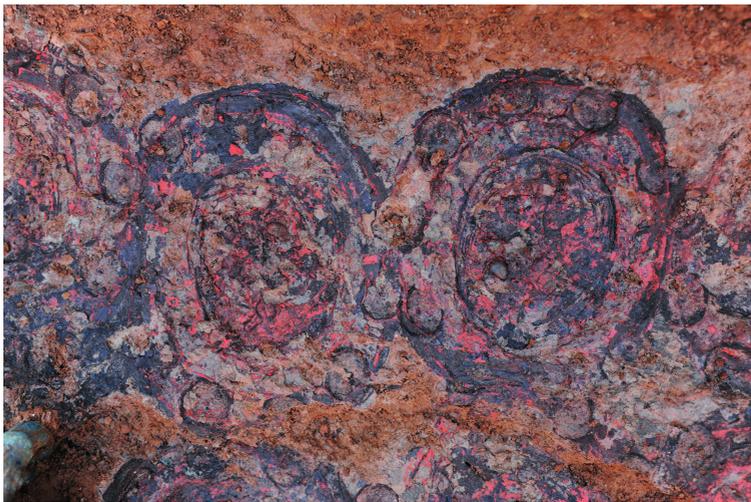
作者:卢一,中国国家博物馆;黄凤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在清理漆禁等具有一定高度的多面结构的漆器时,需要从侧面逐渐推进展开清理,以免自上而下清理时,破坏了器物侧面的漆皮结构与纹饰,无法清理出器物的原貌。同时,在室内发掘过程中,要随时进行文字记录、绘图、照相,并手绘复原线图、彩图等。

## 二、出土漆器的器类与形制

叶家山墓地共发现形状较完整的漆木器(痕迹)399件<sup>①</sup>,可以确认的器类主要有圆盘、豆、禁、觚(及棒形器)、杯、盾、弓、铜漆木复合壶等,其中以漆圆盘出土数量最多。此外,还发现有保存较差,但大致可判断器形的长方形漆盘、椭圆形漆盘,有的与铜鼎、簋放置于一处,推测可能为俎一类的器物。其余漆器痕迹,仅可辨认其大致形状,无法判断器形。

圆盘 共有10座墓葬中发现漆圆盘,约127件。在多数墓葬中,成组漆盘整齐摆放,其中以M27中出土最多,从现存漆器痕迹判断,至少有53件。各墓葬中出土圆盘,形制基本相同,圆形,浅盘,斜壁弧腹,平底。盘内外壁以黑褐色漆为底,上髹红漆,出土时由于保存原因,红色漆皮多已脱落。从残存漆片可知,一些部位还绘有红色几何形纹饰。由痕迹可知,盘内底有数周在木胎上雕刻而成的凹弦纹。保存较好的圆盘,壁一周有10个内凹的圆形痕迹,直径约3厘米,推测可能原有圆形蚌泡粘附于圆盘壁上,因埋藏环境原因,蚌泡未能保存,仅存印痕(叶家山墓地140座墓葬中,出土蚌质器物极少,在北方地区西周早期墓葬中常见的各类蚌泡皆未见出土,可能就与保存环境有关)。从内凹的方向看,圆形蚌泡原可能粘附在盘外壁一周。出土时,多数圆盘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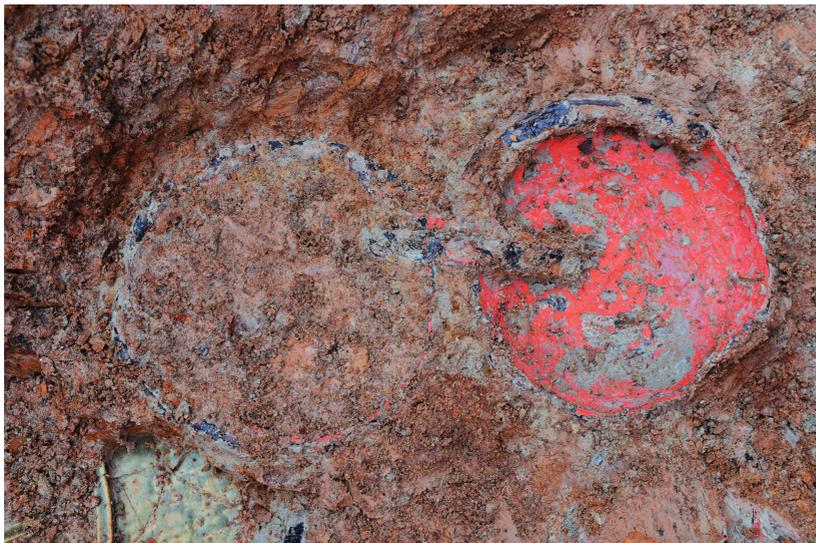


图一 M107出土漆圆盘现场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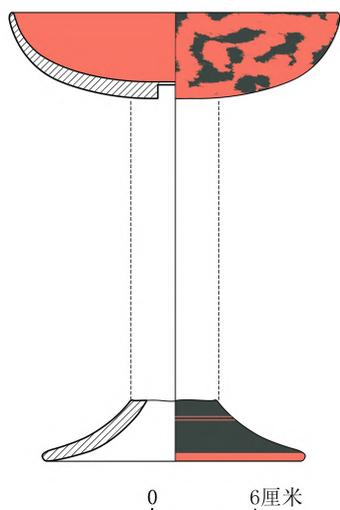
放置有1~2颗小鹅卵石子(图一)。圆盘尺寸相近,直径约17~20厘米。标本M27:34,盘内放置1颗小石子,经室内解剖发掘,直径17.6、底径9.2、残高3.2厘米。标本M27:93,因挤压变形略呈椭圆形,盘内放置1颗小石子,经室内解剖发掘,长径21.2、短径19.6、底径10.4、残高4厘米。

豆 由于保存状况的原因,在田野发掘过程中较难确定漆豆的存在。目前共发现痕迹明确的漆豆24件,出土于M28、M111中,皆为经过室内解剖发掘,发现存在豆柄、豆座后确认。形制基本相同,豆盘圆形,浅盘,弧壁,圈底近平,豆座为喇叭形圈足。豆盘沿面髹黑褐色漆,内壁以黑褐色漆为底,其上遍髹红漆。盘外壁亦以黑褐色漆为底,其上髹红漆,似有纹饰,但已无法辨清(图二、三)。圈足外壁髹黑褐色漆,从保存较好的标本看,其上再绘红色,与黑褐色呼应,形成三角几何形纹饰,圈足边缘饰一圈红色带(图四)。M28出土漆豆,盘口径18.5~19、圈足径13~15厘米。M111出土漆豆盘口径约17、圈足径12厘米。

圆盘与豆是叶家山墓地中最常见也是数量较多的漆器器类。但在田野发掘过程中,由于木胎已朽,漆器经过墓葬填土挤压,仅从圆形漆痕,很难判断漆盘与豆。但通过对部分圆



图二 M28出土漆豆现场照片



图三 M28出土漆豆复原图



图四 M111出土漆豆圈足纹饰残片

形漆器的室内发掘，我们可以进行辨别，并以此为基础，从漆盘与豆的典型形制特征出发，区分各墓葬中随葬的漆盘与豆。通过对M27出土圆形漆器的解剖，可知圆盘下并无豆柄或豆座痕迹，漆器外底完整，为漆盘无疑。盘壁上一周内凹圆形痕迹，盘内底数周凹弦纹以及放置有小石子，成为漆盘的形制特征。而漆豆则豆盘内遍髹红漆，无其他痕迹。

除可确认为漆盘及漆豆的器物外，另有近20座墓葬中发现有圆形漆器痕迹，但由于

保存状况太差，无法确认器类，其中可能也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盘与豆。

觚 叶家山墓地中共有6座墓葬内发现有漆觚，其中M111中随葬的漆觚有2~3件，其余墓葬多随葬有1件(M65中除一件器物确定为漆觚外，另有2件痕迹呈大口形的漆器，亦可能为觚)。多数漆觚保存状况不好，仅存部分痕迹，M28中出土漆觚保存较好，整体提取后进行了室内清理。M28:175，出土时与成组铜酒器共同置于漆禁之上(图五)。大喇叭形敞口，长弧颈下收，细筒形圆腹，小平底，喇叭形高圈足。口部内外皆以黑漆为底漆，上髹红漆。腹部外壁亦然，内壁情况暂时不明(疑似髹褐色漆)。圈足内壁以黑漆为底，其上遍髹红漆(图六)。由于漆觚出土时斜向放置，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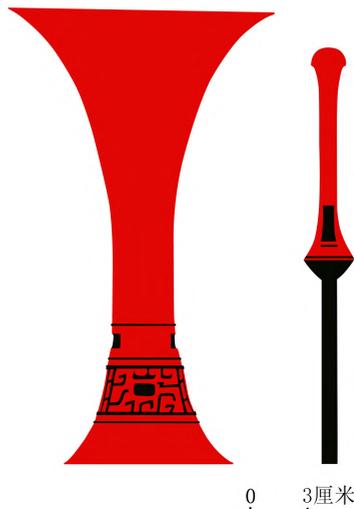
未经挤压堆叠，保存较好，虽小部分破损，但圈足一周三分之二纹饰保存完好。主体纹饰为雕刻木胎减地形成的阳纹，雕刻精细：器腹下部两道凸弦纹间雕刻3个目纹，圈足主体一周为3个变形龙纹，其下再饰一道凸弦纹，所有阳纹线条中间再雕刻一道阴线。圈足底部边缘绘一周黑漆带。阳纹髹黑漆，减地部分髹红漆(图七)。漆皮痕迹通高32.5厘米，因挤压变形，原器高未知，现存漆皮口部最宽处16、圈足最宽处10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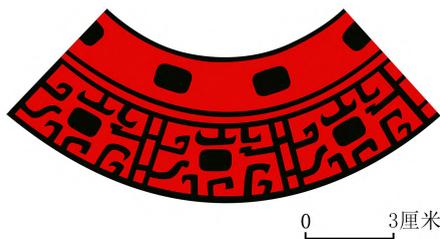
图五 M28:175漆觚出土现场照片

M28:175出土时,有漆棒形器位于其上部(图五),棒形器亦经室内发掘。柄部漆皮保存较好,体残缺。扇形柄,长方体,柄部以黑漆为底,其上髹红漆,形成纹饰。黑漆细弦纹构成扇形框,其内为三个黑漆长方形,外为红漆,两细长长方形下各有一道黑短线纹。扇形框下有转折,其下有细红漆弦纹一条,下饰宽黑漆带(图六)。残长10.8厘米。

M86出土漆觚,保存较差,仅存喇叭形口和喇叭形圈足的局部,器身未能保存。口部应以黑褐色漆为底,上髹红漆。从保存下来的圈足残片可知,圈足部分饰有一条红色宽带,其余部位髹黑褐色漆,红色宽带纹上下,各有一条雕刻木胎而成的凹弦纹。由残存漆皮推知漆觚通高约30厘米,口径13厘米。漆觚上部另出土1件铜棒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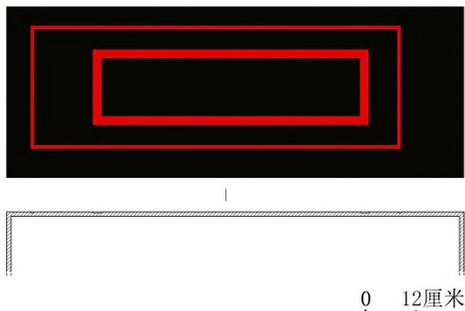
图六 M28:175漆觚与漆棒形器复原图(漆觚尺寸参考同出铜觚)



图七 M28:175漆觚圈足处纹样展开图

禁 可确定为禁的漆器共3件,仅见于M28、M65和M111三座墓中,其中M65、M111中出土漆禁,保存状况差,仅存痕迹及少量漆皮。M28中出土漆禁,保存状况稍好,经室内发掘,较完整地获取了禁的形制、纹样。M28:267,长方体,由一块顶板与四块侧板组成,无底板,推测为五块木板拼接而成,因木胎已朽,木板联结方式不明。顶部禁面髹黑漆,其上雕刻出两个规整的浅长方形框,方框饰红彩,外框略窄,宽约0.8厘米,内框稍宽,宽约2厘米。两个长方形框,皆不位于案面的中心位置,与禁面四边的距离不等(图八)。漆皮下发现有灰白色细砂,应为髹漆前涂抹打底的“腻子”(髹漆工艺中亦称为“刮灰”)。案面中间有被铜卣、铜罍圈足压出的椭圆形痕迹,印痕较深。

现存的三面侧板(缺一短边侧板)上,



图八 M28:267漆禁禁面平、剖面图



图九 M28:267漆禁长边侧板



图一〇 M28:267漆禁长边侧板(细部)



图一一 M28:267漆禁短边侧板



皆雕刻回首夔龙纹，一组夔龙纹由呈中心对称的两条夔龙组成，夔龙阔嘴，上下唇外翻，圆目，有冠，曲体，卷尾。两短侧板上饰一组夔

龙纹，两长侧板上饰两组夔龙纹，两组夔龙纹中间有其他纹饰间隔(图九~一三)。由于保存状况较好，木胎雕刻的细部特征清晰可见：纹饰主要线条皆中部起脊，是使用刻刀两侧对称雕刻而成。侧板以黑漆为底，纹样部分髹红漆。侧板下部因受到墓葬填土的挤压，清理时可看到明显漆皮堆叠的现象。因此，已无法确定在现存夔龙纹带下部，是否还有另一组夔龙纹存在。禁长106、宽42、现存高度14厘米。

《仪礼·士冠礼》载：“尊于房户之间，两甔，有禁。”郑玄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M28:267出土时，其上放置有成组铜、漆酒器，包括铜盃1、铜卣2、铜尊2、铜爵2、铜觶1、铜觚1、铜棒形器1、漆觚1、漆棒形器1(图一四、一五)。M65、M111出土漆禁亦有成组酒器置于其上。因此，这类器物确为禁无疑。

铜漆木复合壶 共发现铜漆木复合壶5件，仅见于M27、M65、M111三座曾侯或曾侯夫人墓中。出土时漆木胎已朽，仅存铜构件。3座墓葬中出土的铜漆木复合壶，形制各不相同。M27出土铜漆木复合壶2件(M27:74、75)，由铜构件形制可知原为无提梁的贯耳壶<sup>[9]</sup>。M111出土铜漆木复合壶2件，铜构件形制与M27中出土相似，唯缺贯耳<sup>[9]</sup>。M65中出土铜漆木复合壶仅1件，铜构件颈部有贯耳，腹部为十字背带纹，可知原为十字背带纹壶<sup>[9]</sup>。

杯 囿于保存状况，可确定为杯的器物仅1件，见于M28中，出土时置于一圆形漆器之上，已倾覆倒置，被挤压变形(图一六、一七)。圆形漆器上另出土铜匕1件，及其他漆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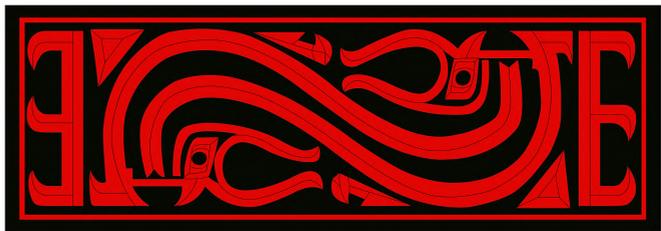


图一二 M28:267漆禁长边侧板纹饰复原图

残片。漆杯保存较好，上半漆皮保存较好，形状可辨，纹饰清晰，下半部漆皮保存稍差，局部有缺，经整体提取进行室内发掘。M28:271，圆口，弧壁，上腹部内收，下腹部因残缺形制不明，圈足较高，推测一侧应有鋈。杯内壁以黑漆为底，其上遍髹红漆。杯外壁为黑漆底上髹红漆，与黑漆呼应，形成纹饰，纹饰主要以黑漆表现。外壁口沿下为一周黑边，其下一周饰9个三角纹，其下饰黑色条带、折线等，杯下部近底处，饰一周三角纹，方向与口部三角纹相反，底部一周黑边。杯外底、圈足内侧皆髹黑漆(图一八)。因挤压变形，原器尺寸难知，现口部周长约为27、下腹处周长约为20.5厘米，杯高不低于9.5、圈足高不低于3.5厘米。

出土时，杯身一侧，有一不规则漆皮，可能为杯鋈。不规则形，上缘、左侧及右侧上半部弧形为原器边缘，其余部位有缺。以黑漆为底，上髹红漆，纹饰以黑漆表现。正反两侧纹饰相同(图一九)。残长6.8、宽6.5、厚0.6厘米。从出土位置与形制、纹饰看，此若为杯鋈，则鋈的安装方式，应类似长安张家坡铜器窖藏42号、43号铜杯<sup>①</sup>，为单侧侧装鋈。

喇叭口器 M106:1，形制总体似勺，喇叭形敞口，弧颈内收，细长柄，末端略宽，有一枚铜构件位于其柄部下端(图二〇)。构件圆筒形，一端不封，一端封口且中



0 3厘米

图一三 M28:267漆禁短边侧板纹饰复原图



图一四 M28:267 漆禁与其上放置的铜酒器、漆酒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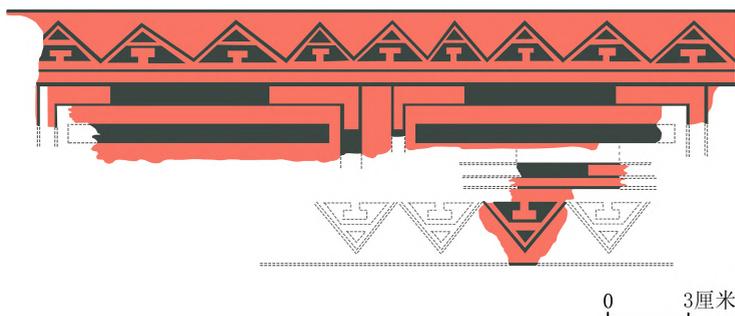


图一五 M28:267 漆禁(复原)与铜、漆酒器组合复原图

部有一小圆孔。由残存漆皮观察，口部内壁髹红漆，其上再髹褐色漆，是否有纹样，因保存状况较差已无法判断。现存漆器痕迹，喇叭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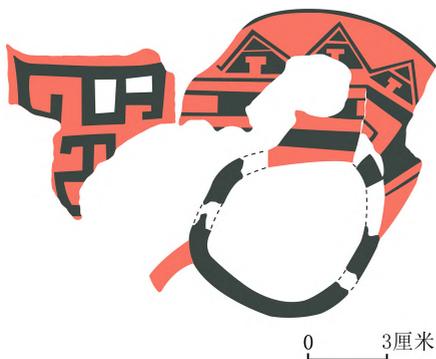


图一六 M28:271漆杯出土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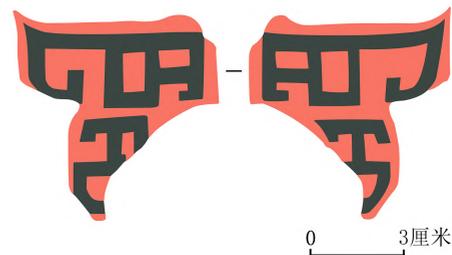


图一八 M28:271漆杯纹样展开图

部最长处约12.8、最宽处约7.2厘米，全器长27.2厘米。铜构件长4.2、直径1.8厘米。此类器物此前未见出土，暂时无法判断器类。



图一七 M28:271漆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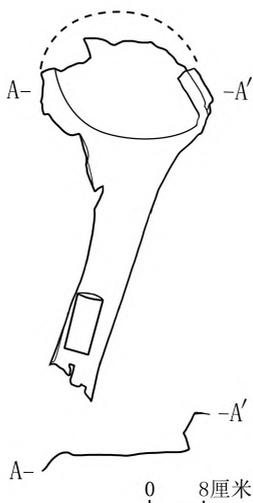


图一九 M28:271漆杯杯身旁漆器残片

盾 叶家山墓地中至少有15座墓葬中随葬有漆盾，共发现痕迹较明确的漆木盾46件，另有大量漆盾仅能辨认痕迹范围，无法确定数量。下葬时，漆木盾大多斜靠墓壁立于二层台上，如M111即四面墓壁皆立有漆盾。从漆盾残存漆皮及痕迹可知，多数漆盾上髹黑、红两色漆(可能为黑漆之上再髹红漆)，但亦有少量漆盾，仅髹红漆。多数盾上附有铜锡，铜锡多为圆形，亦有少量菱形锡及四面出角的圆形锡，部分盾上无铜锡。漆盾保存皆较差。标本M28:269，现存痕迹略呈梯形，盾面大部缺失，髹黑漆，其上以红漆彩绘，局部卷云纹等纹样尚存，盾四边沿绘长方框，底边框内饰红、黑相间的三角纹，复原长度90、宽60厘米(图二一)。M106中出土的1件盾，长方形，横向靠立于墓壁，3件圆形铜锡大致等距横向排列于其上，长约78、宽约50厘米。M128中出土的1件盾，长方形，盾中央有一圆形铜锡，盾长72、宽54厘米。

弓 共发现痕迹明确的弓5件，出土于4座

墓葬中，出土时弓体缠绕的一圈圈髹黑褐漆的竹箠痕迹仍清晰可辨。M65中发现弓2件，出土时与多件戈、戟放置于南二层台。2件弓形制基本相同，长条形，中间宽，两端窄，略有弧度。M65:38，西端略有缺，痕迹现长100、复原长度110、最宽处5、最窄处2厘米（图二二）。M65:39，东半部残缺，痕迹现长64、最宽处5、最窄处2厘米。M128中出土弓形制略不同，呈长弧形，现存长度70、宽3、每根竹箠宽0.06厘米。M12中出土弓，现长84、宽3.3、竹箠宽0.1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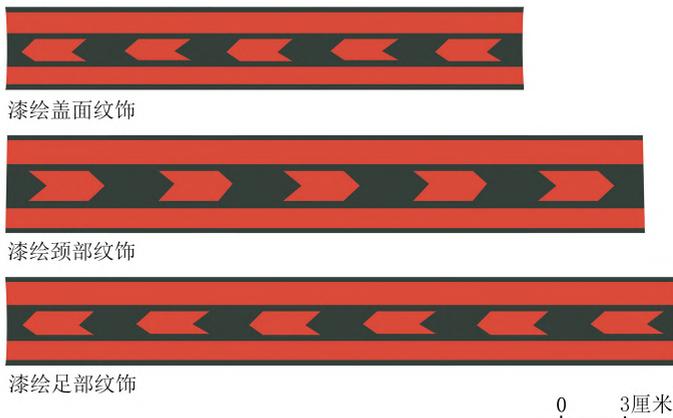
图二〇 M106:1喇叭口器



图二一 M28:269漆木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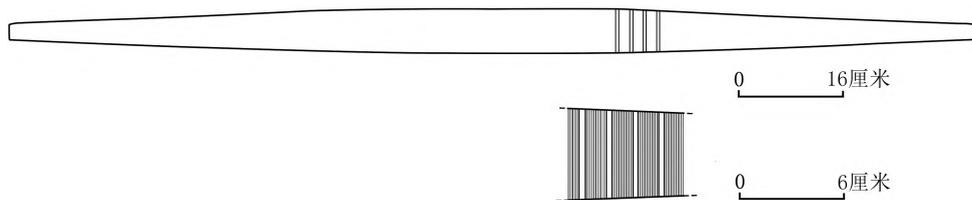
叶家山墓葬中除竹木胎漆器外，另出土一件漆绘铜器。

漆绘曾侯谏作媿壶(M28:178)，出土于M28，已公布简报中对铜壶形制有详细描述，但未对漆绘纹样部分作详细介绍<sup>⑨</sup>。漆绘纹样带，分别施于器盖捉手侧面、壶沿及圈足处，纹饰保存较好，基本清晰可辨。三处漆绘纹饰基本相同，纹饰以黑漆为底，上下各施一条红漆带，中部以红漆绘一周尖首燕尾纹。器盖捉手、圈足位置所绘燕尾纹方向一致，而与颈部所绘燕尾纹方向相反。捉手、颈部一周绘5个尖首燕尾纹，圈足处漆绘纹饰保存较差，判断其一周原应绘5~6个尖首燕尾纹（图二三）。



图二三 曾侯谏作媿壶(M28:178)盖、颈部、足部漆绘纹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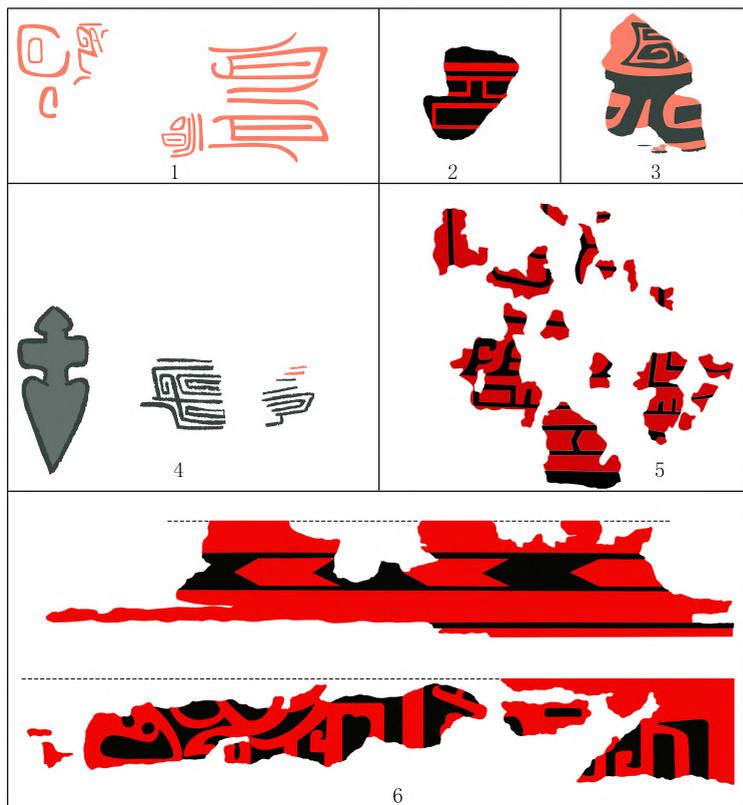
其他漆器残片 叶家山墓葬中另出土有大量漆器残片，虽然器形已完全不存，但仍保留有部分漆绘纹饰（图二四）。



图二二 M65:38弓

### 三、结语

叶家山墓地中出土漆器器类，有的见于以往发掘的西周墓葬中，有的则为首次发现。漆觚此前已发现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M1043<sup>⑩</sup>、河南洛阳北窑墓地M155、M174中<sup>⑪</sup>，



图二四 叶家山西周墓葬出土漆器残片及纹样

1.M68出土漆器残片 2.M2出土漆器残片 3、4.M28出土漆器残片  
5.M111出土漆器残片 6.M25出土漆器残片

但此次叶家山M28出土的漆觚，是目前发现形制最完整，纹样保存最好的一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西周早期漆觚的信息。纹样方面，M28:175与琉璃河墓地出土漆觚(M1043:14)非常相似，圈足主体纹饰皆为变形龙纹(M1043:14保存较差，但根据镶嵌的绿松石目纹与残存纹样细节推测，应为变形龙纹)，圈足上部皆饰一周目纹。琉璃河M1043出土漆觚，贴饰金箔并镶嵌绿松石，而叶家山M28:175则单纯以雕刻木胎并髹漆为饰，等级上似乎稍逊。漆禁此前见于陕西西安张家坡墓地M170<sup>[1]</sup>，宝鸡竹园沟虢国墓地M4、M7、M13<sup>[2]</sup>及河北翼城大河口墓地M1中<sup>[3]</sup>，但基本保存较差，除张家坡墓地M170中出土西周中晚期铜足漆禁保留有部分纹饰外，其余漆禁具体形制、纹样多不明，这使得此次叶家山墓地

M28出土的漆禁，成为了目前所见保存最为完整的西周漆禁。漆豆是西周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漆器器类之一，此前见于许多地点，最典型特征是豆盘外壁有圆形或圆涡纹蚌泡。但叶家山出土漆豆与以往常见的西周漆豆不同，盘壁不附蚌泡(亦未见蚌泡附着痕迹)。以往发掘的西周墓葬中，曾出土有圆形漆盘，但形制不明，此次叶家山出土的圆形漆盘，无论是形制纹样还是盘内放置小石子的现象，都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其他器物如单鬲杯、棒形器、喇叭口器等，此前亦未见，有待进一步研究。

得益于田野发掘过程中及时、详细的拍照、记录，以及对漆木器的整体提取及室内清理发掘，叶家山西周墓地成为近年来出土西周漆器最为丰富的遗存之一，可谓是西周漆器的宝库。叶家山墓地出土

漆器，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西周漆器器类、形制、纹样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西周乃至先秦时期漆器的发展，西周时期漆器的器用与功能，漆器与铜器的器用组合，乃至西周时期多种材质器物共同构成的礼器系统，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两周曾国墓地研究”(项目编号19BKG07)资助成果。

注释：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2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126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2021年第4期。

[2]文中所发表各类漆器的形制与尺寸，基本皆为经室内发掘整理后确定。在叶家山墓葬已发表简报中，曾报道少数漆器的形制与尺寸，多为在田野发掘现场初步清理的结果，因此若漆器形制、纹样及尺寸有出入，以本文为准。

[3]统计中包括可以辨认具体数量的漆木盾，但并不包括无法辨清具体数量的漆木盾，亦不包括车轮、车轴等漆木车构件，及漆器残片、零星漆皮痕迹。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第43、45、50页。

[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2期。

[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第26、27页。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65年，第23页。

[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第37页。

[9]王巍、黄秀纯：《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1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著：《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洛阳北窑墓地M155东北角，有一处喇

叭形的漆器痕迹，应为漆觚痕迹，M174墓室北壁处，也出土一漆器痕迹，从出土位置及其与玉柄形器的关系判断，此亦为一件漆觚。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报告记录M170中共出土有3件漆案，1件出土于填土中（在第四章“出土遗物”介绍中被称为漆盘），长方形，案面四周有一宽边。另2件出土于头厢中。其中头厢西北角放置的长方形铜足漆案，长130、宽40、厚6.5厘米，案面边缘绘出边框，在案的南部东侧有一铜方彝。头厢中部另有1件残漆案（在第四章“出土遗物”介绍中被称为漆盘），长方形，四周有一宽边，残长60厘米。报告中认为，“据宝鸡竹园沟西周墓的发现，此类漆器上常常放置成套青铜酒器，也许此墓的漆案上原来也放有铜礼器，现均被盗无存。”根据漆案的出土背景与形制推测，M170中出土的这3件“漆案”应为“漆禁”。

[12]卢连成、胡智生：《宝鸡獫狁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翼城大河口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M1实验室考古简报》，《考古》2013年第8期。简报中载，大河口墓地M1六号壁龛中出土有两件漆木禁，大小形制相似，K6:2长约44、宽约17厘米，K6:3长约43、宽约17厘米，两件漆木禁的禁面上皆有三个浅盘。禁侧面呈桥形，有蚌泡、蚌片装饰，保存较好处可看出蚌片组成兽面纹。从大小、形制以及禁面上放浅盘的使用方式来看，这两件漆木禁与叶家山墓地、张家坡墓地及獫狁国墓地中出土的禁面上放置成套酒器的漆禁，应为两类不同的器物。

## Survey and Research of Lacquerware Unearthed from the Western Zhou Tombs at Yejiashan in Suizhou of Hubei Province

LU Yi (Beijing 100006)

HUANG Fengchun (Wuhan, Hubei 430077)

Abstract: At least 63 Western Zhou tombs at the Yejiashan cemetery in Suizhou of Hubei Province contain lacquerware or lacquerware fragments. The shape and form, as well as decorative patterns, are recognizable for many of them. Through scientific excavation and surveys, vessel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plates, *dou*, *jin*, *gu* (and stick-shaped vessels), cups, shields, bows, and bronze-lacquer-painted wooden jars. The lacquerware unearthed from the Yejiashan tomb site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discoveries of Western Zhou lacquerware in recent years, which offers important material for studying the shape and form, function, and use of lacquerware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Keywords: Yejiashan cemetery; lacquerware; decorative pattern; shape and form

(责任编辑、校对：高一致)